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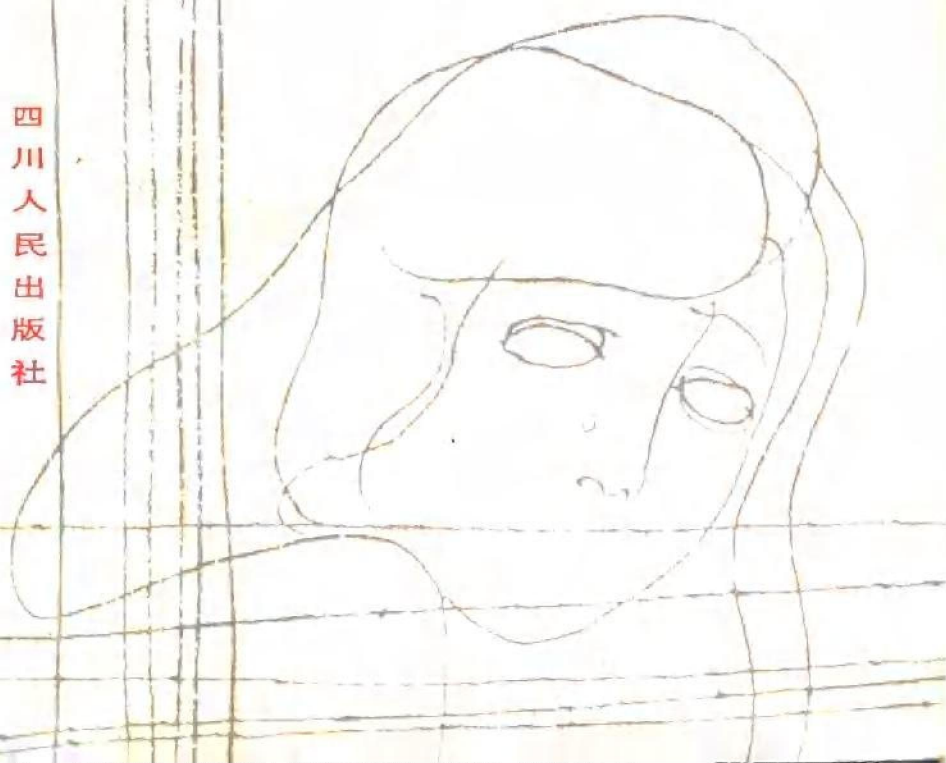
華燈初上

阮朗中篇小说选「上」

• 华灯初上

• 格罗珊

• 赎罪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华灯初上

阮朗中篇小说选（上）

华灯初上

格 罗 珊

赎 罪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华 灯 初 上（阮朗中篇小说选·上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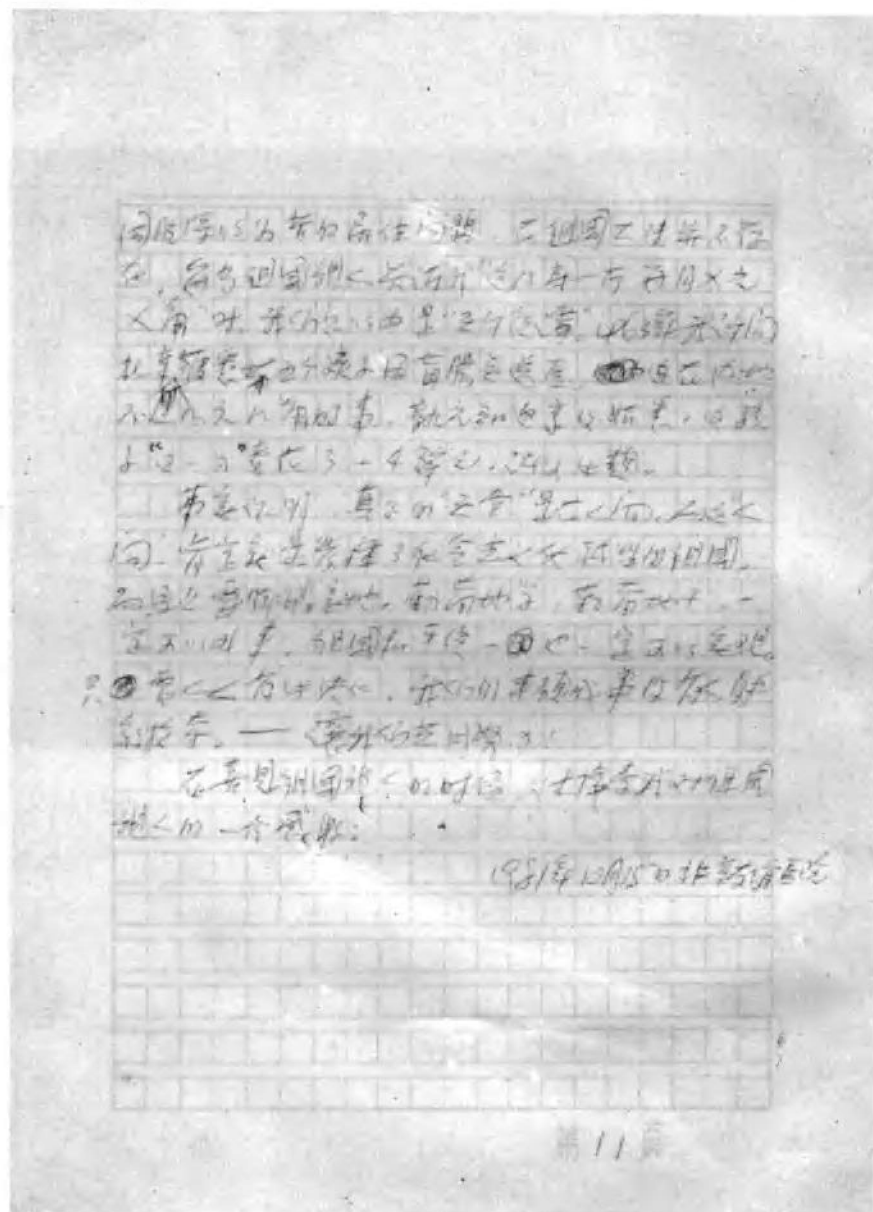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6.875插页5 字数360千
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5,400册

书号：10118·558

定价：1.55 元



作者

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《阮朗中篇小说选》编选了香港著名的爱国作家阮朗（即唐人，1981年冬在北京病逝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所写并自认为较好的作品，共五个中篇小说，分上下集出版。上集包括《华灯初上》、《格罗珊》和《赎罪》；下集包括《长相忆》和《第一个夹万》。

阮朗的小说以故事离奇曲折，语言朴实无华，人物心理刻画细微著称。本书收集的五个中篇小说主题严肃深刻，内容丰富多采，揭露了香港社会形形色色的丑恶本质，控诉了侵略战争给民族造成的灾难，赞扬了华侨和印尼人民的深厚友谊，歌颂了“海外赤子”诚实、正直、爱国的美丽心灵，以及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、温暖。读之有如身临其境，亲切感人。

上集目录

华灯初上	1
格罗珊	211
赎 罪	401

华 灯 初 上

〔 内 容 提 要 〕 美丽、善良、诚实的汪玲姑娘，为了全家人的生计，在求情无门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毅然牺牲了与秋实的真挚爱情去当舞女。虽然她受尽了绅士和流氓的凌辱和敲诈勒索，但她始终保持了心灵的纯洁，维护了做人的尊严。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香港这个“人间天堂”里的一切假、丑、恶。对“小人物”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

1

朱秋实看看手表，只有七点半，距离同汪玲见面的时间还有两小时呢。他那套甲巴甸的新西装已经穿上，还仔细配一条紫红色的领带。洁白的衬衫衬托着他枣红色、结实的脸部，显得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分外挺拔。他妈妈见他坐立不安，不时照镜子，便经常发出笑声，分担她儿子的一点欢欣。

“妈！”秋实反过手来指指颈后：“是不是高出来一块？”

做母亲的抚摸着儿子宽大的肩膀，心里感到一阵温暖；再摸摸颈后：“是啊，有那么一点儿，鼓起来一小块。”

“明天我得找裁缝去改。”秋实道：“他说他的缝工是世界第一……”

母亲笑出声来道：“你从来不讲究穿衣服的，怎么今天你……”

“妈别笑我。”秋实扭过身子来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：今天晚上去求婚！”

他拉着母亲的胳膊，蹦蹦跳跳道：“替你娶一个媳妇进门！这个新娘子，她的名字叫汪玲，就是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的小玲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！”做母亲的指指隔壁：“给他们听见了，又要笑你老脸皮！”她问：“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向她求婚呢？”

“这，”秋实怔住了：“两个礼拜之前，我只约她今晚九点半，到她家里找她，一起上街，倒没有想到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晚呢？”

“她爸爸病着。”秋实道：“病了很久。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我记得她爸爸是前年因为禁运失业以后便病倒的，她妈妈的身体也不好，听说她的小弟弟也病了。”她皱眉，“秋实，你别以为我煞风景，扫你的兴，……”

“妈说什么？”

母亲看见他有点紧张，便笑道：“我只是顾虑，担心小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心思结婚。”

“妈，我只是求婚，希望订婚，慢一点结婚，她还有一个学期才毕业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只是有这个顾虑，你想，小玲是大女孩子，下面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；现在她爸爸病了，家里的情况不好，她是不是会……”

“不会的不会的，”秋实整整领带：“妈你知道，我同小玲同学有四年多了，我们很谈得来。老实说，不怕妈笑我没出息，要不是我们家里景况也不大好，我没有能力升大学，必须留在这里赚钱养家……”

母亲摇头苦笑接下去道：“否则就是家里有钱把你送外国去也罢，送内地也罢，你也舍不得你的汪玲，是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啊，妈！”秋实抓起刷子，轻轻地刷皮鞋：“不过我们也有计划的，我对小玲说：假如我的职业好，赚多点钱帮她贴补家用；如果将来钱赚多了，我同她一块儿再去升大学。”

“傻孩子！”做母亲的不忍吹破儿子美丽空幻的皂泡，话到嘴边，只是叹了口气道：“你想得太远了，这种时世，能顾住一家人不愁穿，不愁吃，已经是不错的了。要是你爸爸晚死几年，那么情形就不同啦，你同小玲……”

秋实听见母亲声音都变了腔，慌忙拉起她一只手，轻轻地贴在自己的脸上道：“妈，又来了，别这样。小玲是个好孩子。她同我结婚以后，一定会非常孝顺，你把她当作你的女儿好了。好在我只有一个弟弟，没有姊姊妹妹。”

母亲抹抹眼泪，笑道：“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去罢。”

秋实再看看表：“还早。”

“可是你已经坐立不安了。如果真的不想就走，帮你弟弟做算术去吧，刚才我看见他咬着铅笔杆，一个人在那里发怔。”

秋实马上脱下新衣，坐在弟弟身边。

……

秋实穿上新衣，沿着石级，一步步走向海边。阳历十一月初的天气也真奇怪，白天要穿衬衫；晚上明月高悬，凉风习习，秋实欢欣的胸襟更是开朗。穿过荷里活道，直下中央市场，他恨不得拉住一个行人，同他们说一声：“您好！先生！您好！太太！您好！小朋友！”他眼睛里闪过五颜六色的灯，也闪过汪玲千万颗发亮的眼睛。他进入统一码头渡轮，坐在船尾，回过身子去欣赏香港的夜景。那海滨一连串的、重重叠叠

的、星罗棋布的、花花绿绿的各式各样的灯，反映在深蓝的海水里，起伏着梦似的漪涟，柔和的倒影。

秋实忍不住笑了，他悄悄地回过头去，庞大的汽车渡海轮上层，只有稀稀落落几个搭客，他们默默地坐着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船尾有一个朱秋实，朱秋实的心是这样兴奋。

秋实再扭过头去，他恍惚看到干诺道中骑楼底、路灯下的夜莺。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小说，说是华灯初上，那些幽魂似的女人，可怜的女人便展开了活动，悄悄地活动……

“女人！”秋实微微地震撼了一下：这真是神秘的女人。女人有各种各式的，但秋实只爱汪玲。——美丽善良的汪玲。

秋实跨出码头；两只脚自然而然把他带到上海街和庙街一带。——汪玲住在新填地街。

在平常，他去找小玲的时候，总是绕道过去的。他不愿意在这“人肉市场”中穿插。那拥挤不堪的人群、三三两两的人群；姑娘们货物似的站在那里任人挑选，老鸨们东奔西走猎取她的顾客，游手好闲的人们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，打情骂俏评头论足讲价钱……。廉价的纸烟气味、廉价的香粉气味、廉价的人肉气味……这一切都是廉价的，为了廉价的伙食和“廉价的性生活”。

廉价的反面是惨重。这条街上，这些女人，付出了血泪的代价，惨酷的代价；这条街在哭泣，但哭泣声为反常的欢笑声所淹没。

秋实在人丛中耗子似的窜到西贡街口，水果摊上刺目的电灯使他精神一振。他往右望，是弥敦道。弥敦道那边华灯初上，不幸的女人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展开对生活的搏击。她们

用高贵的衣服、娴熟的舞步、名贵的香水、崭新的汽车，……

秋实在心底叹了口气，马上想起今晚是求婚去的，于是急匆匆到达新填地街。在他熟悉的一个梯口拾级而上，一口气到达四楼，才定了定神，整一整衣服，摸一摸领带，右手食指按放在电铃上。

门上的小窗开了，果然是小玲。一阵强烈的煎药气味从小窗里直冲鼻子，秋实心头一沉：“大概又是她父亲在吃药。”

门开了，小玲强笑着迎出来，悄悄地把大门阖上。

秋实十分奇怪，小玲蓬头散发，穿着下厨的罩裙，一点没有准备出门的样子。

秋实立刻问道：“老伯病，所以你不打算出街啦？”

小玲点点头，一只手搭在他新衣上，但立刻放下，在昏黯的罩裙上使劲搓着。

小玲点点头，回进屋子拿出一把钥匙，悄悄地关上大门，同秋实走上石级。天台上住了几个乞丐，对面是油麻地避风塘，桨声灯影和呜咽的提琴声，夹杂着粗犷的笑与女人的尖叫声，一时使秋实怔住在汪玲面前，想不起说什么来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汪玲说：“今天约好的，但我不能出街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我恨不得帮你照顾病人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月光下可以看得清楚，汪玲脸颊上有两颗晶莹的泪水直往下坠。有如两颗水银，无声地失踪在她颈间。

“你怎么啦！小玲。”

小玲扑向他的胸前，双肩耸动着，哀痛地哭泣。秋实也顾不得新衣不新衣，搂着她的肩膀，急得只好轻轻地拍着，边拍

边问：“怎么啦，小玲；怎么啦，小玲！”

“我要死了！”小玲幽怨地答复他。

秋实几乎失声尖叫起来。

汪玲的眼泪像开了闸的湖水，她早想让它汹涌奔流，可是一直关在这个理智的“闸”里。她不敢在家里哭，怕伤害了病人的心；她也不敢在学校里哭，怕引起不必要的评论；她只好抱住秋实痛哭，把积压在心底的悲苦倾诉。

秋实感到痛苦，也感到狼狈。她怕哭声传扬出去，把脸部紧紧地埋在他的胸前。她的哭声搅乱了他的心，她的眼泪湿透了他的胸襟。

半晌，当秋实还没想到怎样安慰她，汪玲却不哭了。她好像已经哭够，揉揉眼睛，擤擤鼻涕，仰起脸来看他。她的眸子还是那样乌亮，但周围肿起，一如星星在乌云里挣扎。秋实透过一口气，刚说了“小玲”两个字，她已经把脚尖一踮，狂热地紧抱着秋实，把颤抖的、凉凉的嘴唇吻在他的脸颊、眉毛和眼睛，最后落在他嘴唇上，狂热地吻着。她来势是这样炽烈，秋实透不过气来，秋实绝未料到，平素娴静的汪玲今夜如此反常。他平时要求手拉手都不是每次同意的，但今夜……

秋实迷惘了。

秋实预感到，汪玲这样反常，恐怕不可能是好的征兆。

汪玲却羞愧地依偎在他胸前，问道：“我太鲁莽了，是吗？亲爱的！”

“亲爱的！”——秋实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是他梦寐以求之声，这是应该使他万分欢欣的声音，但秋实无法放心，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小玲，今晚上，你怎么啦？你使我兴奋，可是又使我害怕。”

“秋实。”小玲道：“我下楼去，照料他们吃药。如果妈妈今天精神好，我可以请她照料爸爸和妹妹，我同你到外面去——”

“是啊！”秋实想起今晚是求婚来的，还穿了新衣服。

“那末你到门口等等我吧。”汪玲的声音似乎有点异样，月色下可以看得清楚，她的脸颊苍白，她的眼睛里迸发着不安的光芒，她的嘴巴微微抽搐，显然遏止了好多想说的话。

“我也进去。”秋实道：“也应该去看看伯父伯母、弟弟妹妹们，这一阵我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来了。”

“以后再说吧。”小玲歉然一笑，开了门锁，轻轻地进去：“人们大都睡着了，客人不方便；再说，家里一团糟。”

秋实想想也对，汪玲一家只住了一个骑楼房、一个中间房，而且三个人病着，……

没多久，汪玲换了件旗袍，出来了：“我们上街吧。”她轻轻阖上门，便先下楼。

在一家小咖啡馆楼上，他俩面对面坐着，要过饮料，秋实期期艾艾问道：

“小玲，……”

“秋实！”她甜甜地笑着，好像对刚才在天台上那场痛哭，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你为什么——”

“为什么像个疯子？”

秋实垂低了头：“小玲，今晚上，你是知道我为什么来

的。”

汪玲脸色陡变：“唔！”

秋实对她的神情十分吃惊，捏住她一只手道：“小玲，你怎么啦！”

汪玲让侍者放下饮料，呷了一口，叹口气道：“秋实，我要死了！”

“小玲！”

“不，我已经死了！”

“小玲！”

“真的，我值不得你来爱我，我已经死了！”

秋实几乎蹦起来，他痛苦地瞪着她，央求她：“小玲，别这样，我怕，我伤心……”

汪玲无声地叹口气，胸部急速起伏，显然她心头蕴藏着极大的激动。待万丈波涛平息，五分钟已经过去，汪玲在失神与思索中苏醒过来，嘴角却有血水在慢慢溢出。

秋实惊呼：“血！”接着使用手帕去擦。

汪玲以极大的忍耐压制自己的激动，淡淡地道：“你忘了我吧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亲爱的，你别奇怪，小心人家在笑话你。”

秋实颓然止手，喉间哽咽着，全身颤抖，只剩下一双木然的眼睛，无力地瞅着汪玲。

汪玲鼻子一酸，忍着哭泣道：“秋实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好吗？”

秋实点点头。